

■ 前沿关注 GUANZHU

努力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

——访经济学家常修泽

本报记者 谭 怡 史冬柏

编者的话 8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强调指出,“东北地区要主动调整经济结构,推进产业多元化发展,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中外媒体密切关注此次会议释放出的这一重大信号,认为“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是中央给东北的新任务。就这一问题,记者近日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资深学者常修泽。

常修泽教授长期从事中国转型理论和开放战略研究。1988年,他提议实行“四沿”(沿海、沿江、沿边、沿线)开放战略。2015年,他在《人民论坛》发表《“再振兴”东北战略思路探讨》,针对“开放末端说”,首次提出“从开放看东北,东北是前沿”的观点。2016年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他进一步阐发了“东北在中国对外开放中将处于前沿地位”的观点。

何以新前沿?从东北亚大格局、中国大布局和东北大角色三维把握

辽宁日报:您在2015年发表文章,提出“从开放看东北,东北是前沿”的观点。这个“前沿论”在这次中央会议的明确提法中得到吸纳和肯定。您能进一步阐述吗?

常修泽:我仔细阅读和研究了这次中央会议的提法,这里有两个关键词,值得重视。一个是“打造”。虽然我针对“开放末端说”,从东北未来承担的“大角色”出发,提出东北应该成为“开放的前沿”(注意:是“应然”而不是“实然”“已然”),但这只是基于学术研究对大趋势作出的学术判断而已。这次中央提出东北要“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这个“打造”就更加明确,它不只是判断,而是战略决策,这就给东北下达了如何“打造”的战略任务。

第二个是“新”。“新”是相对“原”而言的。一个“新”字,包含相当丰富的内涵:纵向,体现开放“新阶段观”;横向,体现东北亚

辽宁日报:对外开放新前沿,这个“新”究竟是什么意思?体现在哪里?

常修泽:根据初步研究,我理解,主要新在地域、新在领域、新在“倒逼改革”上。

首先,新在地域。40多年来,在我国对外开放进程中,曾先后形成多个前沿“窗口”或“阵地”。从纵向来看,已有三个规模较大而且影响深远的前沿。

第一个:20世纪80年代,以四个特区为代表的广东、福建开放前沿。

197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正式将出口特区改称为“经济特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84年春节前,邓小平同志到深圳考察并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

辽宁日报:您认为在实际工作中,下一步该怎样打造新前沿?

常修泽:我建议抓住“开放重大举措”和“倒逼深化改革”两条线来突破。

第一条线:开放重大举措。我注意到,近几年东北在对外开放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今年6月下旬我在沈阳了解到,辽宁出台了以全面开放引领全面振兴的40条意见;辽宁自贸试验区作用日益彰显;德国投资的华晨宝马沈阳新工厂开工建设;沙特投资的华锦阿美石油化工公司挂牌成立等。这些都是可喜信号,但与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要求相比,还有差距,需要再上台阶。

辽宁日报:对于开放举措,您有哪些建议?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是丝毫不能放松的重要工作。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甘肃考察时指出,一定要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传承。此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古城保护工作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面对新时代古城保护的永恒话题和历史担当,我们要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文化保护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在古城整体保护、活态保护、有机保护的思路下,处理好几个关系,探索出具有一定示范意义和推广价值的古城保护模式。

正确处理古城保护和古城发展的关系。古城保护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要实现古城历史文化价值的保护,还要促进古城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古城是一份历史文化遗产,对古城的保护就是对我们历史的保护、文化的保护、遗产的保护、精神的保护,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但古城保护不是静态化的保护,不是固化、僵化、硬化的保护,不是把古建筑、古遗迹、古宅古居、古桥古井圈起来、包起来、围起来,不是简单地守护冷冰冰的历史建筑,而是要传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充满人文气息的丰富文化遗产。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保护才能体现古城的历史文化价值,如何保护才能让古城与现代社会有机融合,如何保护才能实现古城保护和古城发展的有机统一。要坚持整体保护、活态保护,充分认识到古城依然承载着城市发展的社会功能,满足古城居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和精神文化需求,符合新时代古城发展的客观现实。实现古城保护与古城发展有机统一,在古城保护中促进城市发展,在古城发展中推动古城保护,才

能实现古城的永续发展和科学发展,推动古城的有机更新。在古城整体保护中,实现“城”的保护和“人”的发展相统一,实施古城由点到线成面的立体保护,保存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整体格局,同时保护好古城居民的生活方式和传统习俗,持续改善古城交通、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满足居民的生活需要和精神文化需求,实现保护“城”的价值与满足“人”的需求相统一;在古城活态保护中,实现“物”的保护和“人”的发展相统一,实施“物”的保护和“人”的发展相统一,实施古建古宅的功能转化和产业植入,让古建古宅活起来、用起来、动起来,激发古城活力,激活古城的历史文化基因,让人们了解历史文物的故事,自觉传承历史文化和实现保护“物”的价值与发展“人”的需求相统一。

正确处理古城生态和古城业态的关系。古城生态包括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两个部分,自然生态体现古城的外在环境,人文生态反映古城的内在文化。保护古城生态要疏通水道、改厕改水,改善水质、优化水环境,处理生活垃圾、改造管网,开展街道绿化、景观美化,改善公共卫生条件,提升公共环境卫生质量,体现古城的自然生态之美。同时,要注重保护古城的人文生态,讲述古城历史,传承古城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古城居民的生活方式和传统习俗,保护古城的老字号、老品牌,让古城体现更多的乡愁味道和值得回味的生活。良好的古城生态为古城业态提供了宝贵资源和优质平台,吸引了与古城生态有机统一的古城业态。同时,古城生态离不开古城业态的支持和推动,古城业态的培育和完善是促进古城生态进一步优化提升的动力与保障。古城业态要基于服务古城发展

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1984年3月,我到深圳调研,重点调查蛇口工业区的体制问题,随后写了一个调查报告,题为《从蛇口工业区的开发得到的启示》,就是带着这篇论文出席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后来《经济日报》选登了这篇论文。以四个特区为代表的广东、福建开放前沿,开了中国风气之先。

第二个:20世纪90年代初,中央宣布开发开放浦东,1992年设立上海市浦东新区。上海和长三角成为新的开放前沿,并对全国产生影响。

第三个:新世纪以来,2006年,天津滨海新区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2013年,中央提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新的开放前沿。

这次,中央会议明确强调东北“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这一战略任务的提出,着眼于

未来,高瞻远瞩,在已有前沿的基础上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就规模而言,应该属于第四个前沿。

不过,这里要说明,从改革开放史上看,我国对外开放的这四大前沿,时间(纵向)上具有继起性,空间(横向)上具有并存性,并不是后者否定前者,而是带有明显“增量创新”的特征,四大前沿共同构成中国东部的开放前沿体系。以后,随着发展,中国西部和西南地区也可能会有新的开放前沿,要看形势发展。

其次,新在领域。应有新的“领域观”。

例如,确定第一波开放前沿时,其投资焦点主要是加工制造业,而现在东北则应瞄准高端装备制造。与其他地区相比,东北在高铁车辆、核电装备、造船等领域产业力量雄厚。

接。辽宁近来两大投资项目——德国“华晨宝马”和沙特“华锦阿美”颇有启发意义,加快推进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发展也颇有点亮。

现在主要问题不再是“投资不过山海关”,而是东北的干部思想和工作是不是真正“过了关”。

辽宁省、省政府抓得好,经验值得总结。

六是搭建以营商环境为核心的“金三角”(政府、企业、民众)支撑架构,从而确保对外开

放前沿要求落实到位。

辽宁日报:倒逼改革这条线,您有何建议?

常修泽:东北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归根到底,是体制问题、结构问题,以及深层的文明问题。我最近正在写

一部关于东北转型的专著,里边提到:第一,

体制方面:主要是国有经济缺乏活力、民营经济不发达;资源配置市场化程度低,政府干预“沉重”。

第二,结构方面:一是封闭的外向结构,经济开放度低;二是板结的内力结构,新旧动能难以转换;三是失衡的产业结构,现代服务业和新型产业滞后。

第三,文明方面:一是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二是一定程度上契约精神淡薄,诚信缺失,三是陈旧的工业文明观而非生态文明观。

建议以这次中央交给的新任务为重大契机,以对外开放倒逼对内改革,形成适应新前

沿的体制、结构和文明样式。我觉得,这三大问题如能解决到位,对外开放新前沿就有可能打造成功。

我1988年提出“四沿”开放战略时,曾表明“互补的经济结构是建立北部沿边开放带的物质基础”。现在应抓住历史机遇,着眼于中国与俄罗斯、朝鲜、蒙古国、日本、韩国等拓展开放领域,特别是开放过去未曾开放的经济领域(包括垄断性行业和领域),以打造我国参与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的新支点。

最后,新在“倒逼”。习近平总书记在今

年4月22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

会议时指出,“善用高水平开放倒逼深化改革”。这对东北来说切中要害。我在《“再振

兴”东北战略思路探讨》中曾认为,“从改革看东北,东北是难点。”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其中一个重要考量是对内形成倒逼作用,促进东北加快全面改革,开创改革新局面。

我在1988年提出“四沿”开放战略时,曾表明“互补的经济结构是建立北部沿边开放带的物质基础”。现在应抓住历史机遇,着眼于中国与俄罗斯、朝鲜、蒙古国、日本、韩国等拓展开放领域,特别是开放过去未曾开放的经济领域(包括垄断性行业和领域),以打造我国参与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的新支点。

最后,新在“倒逼”。习近平总书记在今